

學術論文

東亞權力變遷與美中關係發展

Power Shift in East Asia and the Future of Sino-U.S. Relations

王高成 *Kao-Chen Wang*

淡江大學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教授

*Professor of Graduate Institute of Int'l Affairs and Strategic Studies
Tamkang University*

王信力 *Sing-Lie Wang*

淡江大學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博士生

*Doctoral Student of Graduate Institute of Int'l Affairs and Strategic Studies
Tamkang University*

摘要 / Abstract

要理解東亞地區的權力變遷，必須要先理解東亞地區內的權力結構。東亞地區內存在二個具有決定性的大國，一個是美國、一個是中國。二者的差異在於美國是全球性的主導國家，從全球的觀點看東亞的權力布局；而中國是崛起的區域強國，從本身的利益看東亞的權力問題。美、中這二個可稱之為「現狀霸權」與「崛起強國」個國家，其互動同時蘊含「合作」與「競爭」的雙重意涵，尤其是近年來在東海及南海議題處理的角力上，可看出美、中關係存在著奧妙的關係。而美國宣示重返亞洲與中國在海洋主權議題上轉趨強硬的發展，都攸關區域的安全與穩定，值得持續關注。本文藉由國際關係的「權力轉移理論」(Power Transition Theory)分析美國與中國的實力消長對於東亞安全局勢的影響，並就權力轉移理論的

觀點，探討美國與中國的關係在未來的發展究竟是競爭還是合作？以及美中關係發展對東亞權力結構的影響，以作為關注當今東亞局勢發展的讀者之參考。

It is necessary to analyze the power structure in East Asia before we can understand the power transition in this area. There are two influential powers in East Asia at the present,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a globally dominant power, the United States views the East Asia from a perspective of global politics. China, as an emerging regional power on the other hand, tends to view the power politics in East Asia based on its own national interest.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thus have interacted with each other both cooperatively and competitively. This complicated relationship has been fully reflected by their struggle in dealing with the territorial disputes in the East China Sea and South China Sea. Both the U.S. pivot to Asia and China's assertiveness on maritime sovereignty will have impacts on the security and stability in East Asia. This paper will analyze the change in power between the U.S. and China and its impacts on security situation in East Asia based on the Theory of Power Transition. It will also explore the future power structure due to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two states in the region.

關鍵字：權力變遷、權力轉移、東亞安全、美中關係、重返亞洲

Keywords: Change in Power Distribution, Power Transition, East Asian Security, Sino-U.S. Relations, Pivot to Asia

壹、前言

冷戰結束之後，美中關係一直是國際關係學界注意的焦點。就現實主義的觀點而言，大國關係影響著國際關係的發展，也牽動著國際及區域的安全。當前國際傳統安全議題主要圍繞在中東與中亞地區反恐戰爭。非傳統議題上則聚焦美國與歐洲在金融風暴後國債問題所造成的金融危機與經濟衰退問題。而東亞亦非平靜之處，自 2010 年天安艦事件後一連串的衝突，凸顯東亞地區仍潛存著戰爭的因子，尤其在 2011 年在南海地區的主權爭端與資源爭奪，爭端國紛紛拉攏美國與印度等大國，希望可以與中國分庭抗禮，更顯示東亞地區的大國權力競奪未曾止歇。國際關係「權力轉移理論」(Power Transition Theory) 認為國際秩序的呈現是一個由霸權領導的階層性狀態 (Hierarchy)。此一理論認為整個國際體系的建立是反應霸權國的利益和力量，因此維持「現狀」是最符合霸權利益需要的。體系內的成員若能夠「滿意」，就會願意支持霸權體系的繼續存在。相對的，若體系成員不能滿意，將可能產生改變體系的動機，這點和體系是否繼續存在有很大的關聯。美國在東亞一直扮演著主導大國的地位，但在美國國力似乎呈現衰退的狀態下，國力日漸茁壯的中國可能暫時無法挑戰美國的全球霸權的地位，但在東亞地區是否會與美國爭奪區域霸主地位，則是值得關注的現象。¹美國與中國這二個世界上舉足輕重的國家，一個是衰退中的霸權，另一個是崛起中的強權，這二個大國數十年來歷經對抗、競爭、合作的過程，一舉一動都影響國際政治的觀瞻。本文試圖藉由權力移轉理論的核心概念，探討東北亞的權力結構是維持在美國霸權體系下的穩定，還是開始進入霸權權力移轉初期的均勢狀態，以此理解權力在國際體系中的作用。

¹ Jonathan DiCicco and Jack Levy, "Power Shifts and Problem Shifts: The Evolution of the Power Transition Research Program,"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43, No.6 (1999), p.681.

貳、權力轉移理論的觀點

權力轉移理論是後冷戰時期頗為被重視的一個國際關係理論，其原因在於此一理論所探討的內容與觀點，可以用來分析此一時期的國際現勢。該理論由奧干斯基(A. F. K. Organski)在1958年的《世界政治》(*World Politics*)首先提出，²並在1980年與古格勒(Jacek Kugler)合著的《戰爭總帳》(*The War Ledger*)中完成理論建構。³近年來權力轉移理論被用於探討現今美國國力的衰退與中國崛起的發展，有助於瞭解國際體系內大國之間互動過程所產生的模式，對於體系穩定產生何種影響。奧干斯基認為國際秩序的呈現是一個由霸權領導的階層性狀態。國際體系中權力不是平均分配的，呈現的是金字塔型的階層，可區分為主導強權國、一般強權國、中等國家、小國等四個層級。⁴其中主導強權只有一個，一般強國可能有數個，中等國家的數目較多，在金字塔底部的國家則數目繁多。支配型強權決定了國際秩序，管理國際體系，因此她對國際體系是滿意的。國家權力越小，其影響國際體系的能力就越小，因此對於國際體系的現狀也是不滿意的。所以國家權力的大小又和其國家對國際秩序的滿意程度呈反比。⁵權力移轉理論認為國際體系中如果存在者一個主導性的超級強國，則越有利於體系的和平與穩定。因為此一超級強國，不僅可以憑藉其國力制止國際間的紛爭與侵略行為，也可以斷絕其他其強國對主導地位的挑戰的意念，而維持體系的和平與穩定。⁶

² Ronald Tammen et al, *Power Transition: Strategies for 21st Century* (New York: Chatham House Publishers, 2000), p.6.

³ 揭仲等著，《國際關係理論與實務》(台北：文京，2009年)，頁63。

⁴ Tammen et al, *op. cit.*, p.6.

⁵ 王高成，〈從權力轉移論看歐巴馬政府的美中關係的〉，第七屆紀念鈕先鍾老師戰略學術研討會：變遷中的東亞戰略情勢：挑戰與機會，淡江大學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2011年。

⁶ Robert Gilpin, *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權力轉移理論認為整個國際體系的建立是反應主導大國的利益和力量，也因此維持「現狀」是最符合主導大國利益。體系內成員基於體系能夠「滿足」他們的需要，而願意支持霸權體系的繼續存在。相對的，若體系成員認為現況不能滿意，將可能產生改變體系的動機，這點和體系是否繼續存在有很大的關聯。⁷就權力觀點而言，只有大國才能夠有力量挑戰主導國地位，中小型國家即使對現狀不滿，也缺乏挑戰主導國家及改變現狀的能力，只有大國的權力變化與滿意度才是影響體系穩定的關鍵因素。關於體系穩定的另一個原因是體系內個別國家不平均的權力增長變化。各國權力不會一成不變，而是隨時間的推移而消長。奧干斯基認為「一個後工業化國家有著比先開發國家快速成長的潛力，這樣的國家能夠快速趕上霸權國的國力」，又由於同時感受來自現狀霸權對他力量及利益的制約，讓國力快速增長的強國無法滿足體系的現狀。當崛起的強國與現狀主導大國國力越接近時，崛起的強國有能力也有野心挑戰現狀霸權的地位。

此外，權力移轉論認為當國際體系有一個清楚的主導強權，而這個強權又有效護衛對其有利的國際秩序之時，是最穩定的。權力移轉理論認為傳統「權力平衡」理論完全誤解了權力分配型態和國際體系穩定之間的因果關係，而提出完全相反的論述。⁸奧干斯基在與古格勒合著的《戰爭總帳》書中，順應國際政治學與國際關係理論量化研究的趨勢，將古典權力轉移中的命題用統計模型加以驗證，確認了權力不平均時，戰爭的爆發機率較小；而當戰爭爆發時，都是強國間彼此權力分配均等或是出現了後起者超越了先行者的現象。總而言之，階層性的國際關係，是對體系的穩定最有益的，權力平衡才是導致戰爭的主要因素。在解釋戰爭發生的可能性時，權力轉移理論提出了二個概念，首先是均勢的概念，就是當一個強權國的資源發展至主導強國的 80% 以上時，就成為一個潛在的挑戰者，並在國際間

⁷ DiCicco and Levy, *op. cit.*, p.681.

⁸ 吳玉山，〈權力轉移理論：悲劇預言〉，收錄於包宗和主編，《國際關係理論》（台北：五南，2011年），頁 391。

發生均勢 (Parity) 的情況。而當挑戰者的資源超過主導強國的 20% 時，均勢便告結束。其次是超越 (Overtaking) 的概念，係指一個崛起強國實力急遽增強，其經濟實力比主導大國更為快速時，即發生超越的情形。在超越的過程中，挑戰者藉由生產力和政治能力的增強而與主導強國達到均勢時，戰爭的可能性大增。⁹

權力轉移理論認為權力是由人口、經濟力和政治力三者的作用組合而成。這三個因素可做為衡量權力大小的指標。每一個因素對權力有不同的影響，人口數量在短期內很難改變，經濟成長的改變相對迅速，對權力的影響是中期的，而政治能力則可以在短期內高度運作並影響國家權力。具有高成長率的國家，會因為在經濟整合與政治動員快速等因素，在國際社會中快速崛起，逐漸與主導大國形成均勢，¹⁰甚至發生超越主導大國。此種權力轉變的過程，會對體系的穩定產生嚴重的不利影響。新一代的理論家認為新興強國未必是國際秩序的挑戰者，必須將「國家意圖」列為變項，也就是此一強國對現狀的「滿意度」為何。如果新興強國對現狀是滿意的，則即使它的力量已趕上或是超越了主導大國，戰爭也不會爆發，¹¹有時還可能導致整合。¹²因此，當面對新興大國的挑戰時，主導國也可試圖增加新興強國對於國際體系的滿意度，以減少體系的摩擦與衝突。具體作法上可以讓成長國分享更多的權力與影響力、改變既有的國際規範以滿足成長國的期望、滿足成長國的關切的利益等，或是鼓勵成長國融入現有的國際體系與文化。¹³但若新興強國與主導大國均為不滿意現狀的國家時，則是最危險的情況，因為戰爭一觸即發。

⁹ 向駿著，〈權力轉移理論與美國的「中國威脅論」〉，收錄於向駿主編，《2050 中國第一？權力轉移理論下的美中台關係之迷思》(台北：博揚文化，2006 年)，頁 61。

¹⁰ 吳玉山，前引文，頁 392。

¹¹ 同前註。

¹² 揭仲等著，前引書，頁 65。

¹³ 王高成，前引文。

參、當今東亞安全形勢

如果要探索美中之間的權力互動，必須要先對區域內的安全環境進行分析，才能獲得實際的體系結構狀態。2010年3月以後的東亞情勢可以作為觀察美、中關係改變的指標。近年來中共在對外關係的處理上趨於強硬，尤其是涉及核心利益的主權議題時，反應尤其激烈，一再的衝擊美中之間的關係。從2010年開始，中國針對美國軍售台灣終止美中軍事交流、天安艦事件後反對美韓軍演、中日釣魚台漁船衝撞事件動用政治與經濟手段迫使日本讓步、於東協會議中強調南海是中國的核心利益等作為，都凸顯中共面對主權議題的強硬態度。其中以南海議題的處理最受國際矚目，2010年8月中共外長楊潔篪回應美國國務卿希拉蕊在東協區域論壇外長會議上針對南海問題的發言時，改變以往對於南海問題擱置爭議的態度，強調「對南海擁有無可爭辯的主權」，並指南海是「中國關鍵核心利益」。¹⁴2011年5月，中共與越南主權的爭端升高，衝突與戰爭似乎隨時可能發生。面對中共在南海展現強勢態度，越南立即在其宣稱的專屬經濟海域舉行實彈演習，並高調發布軍事徵兵資格命令；菲律賓則是逕行將「南中國海」改名為「西菲律賓海」，且宣布與美國進行聯合軍演，並提議將南海議題爭端提交國際海洋法庭仲裁；¹⁵中共則是透過外交與軍事管道呼籲當事國雙方直接談判，各方對主權的立場態度顯然不同。

美國針對中共船艦在南海主權爭端中使用武力表示譴責，並指出中共當局對於南海爭議海域的行動越來越具侵略性，¹⁶美國國會參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亞太小組委員會主席、民主黨籍議員韋伯，在6月13日提出決議案，要求中共停止在南海的軍事活動，並且敦促美國應該扮演積極與主導性的角色，以多邊談判之方式解決問題。美國國務院副發言人唐納重申

¹⁴ 〈南中國海上演利益大戰〉，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doc/59_0_101408175_1.html。

¹⁵ 〈美菲外長會議 美菲重申戰略同盟 涵蓋軍備升級〉，《青年日報》，2011年6月25日，版5。

¹⁶ 〈美譴責中南海使用武力〉，《青年日報》，2011年6月29日，版5。

美國希望以合作性之外交途徑，和平解決該地區爭端的。唐納直言美國對最近的發展感到憂慮，且表示任何加劇當前緊張狀態的行為都無助於局勢穩定，而任何炫耀武力與類似的舉動只會加劇緊張。針對美方的指責，中共軍方學者卻指出，中國為收回南海島礁「有權動武」。¹⁷另外，中共軍方在航母試水後撰文指出，「消耗大量資源建造的航母，並非僅用來嚇唬挑釁中國；一但有需要，中國要敢於使用航母解決『領土爭端』」，¹⁸顯示中共軍方不惜以武力捍衛主權。中共副外長崔天凱於 6 月 23 日更公開呼籲美方奉勸相關國家，不要在南海爭議水域進行挑釁，並宣稱此爭議根本無涉美國，故要求華府保持中立，置身事外，莫介入爭端。¹⁹此番談話媒體解讀為北京迄今對美方的最直接與強硬表態。

綜觀美中兩國對於近來南海議題的表態，北京與華盛頓仍是各自陳述立場，看似並無交集。美國在此區域有重要利益，不會輕言缺席與退出，甚至在軍事與外交作為上，刻意突顯其主導權。在北京方面，仍主張依《南海各方行為宣言》處理爭端，反對將南海爭端國際化與多邊化，希望透過與區域國家透過雙邊方式解決。表面理由是不希望將問題更趨複雜，但其更深層的考量，在於避免外在國際力量的干預，尤其是儘量降低美國於此區域的影響力與發言權，雙方在此一區域的權力競逐，不言可喻。在南海情勢緊繃的同時，2011 年 6 月又發生中共 SU-27 戰機飛越海峽中線驅逐在大陸沿海進行偵巡的美軍偵察機，²⁰讓美中關係更趨緊張。此外，中共除於 2011 年 7 月慶祝「八一建軍節」前夕，首度正式表態承認正在改建瓦

¹⁷ 〈收回南海島礁 中國有權動武〉，《中國時報》，2011 年 6 月 29 日，版 A13。

¹⁸ 〈解放軍撰文：解決領土爭端 中共要用航母〉，《聯合報》，2011 年 8 月 12 日，版 A19。

¹⁹ 大陸情勢雙週刊 1601 期，前引文。

²⁰ 美國參謀首長聯席會議主席穆倫 7 月 25 日在華府外籍記者會表示，美軍偵察機飛行的地點是國際空域，不會因中共的反對就停止在國際空域飛行。穆倫並呼籲中美雙方如何執行飛行任務都必須要謹慎小心，不要重蹈 2001 年軍機擦撞事件。顯示中美雙方軍事互信基礎仍然薄弱。參見：〈美：中國反對 仍會偵察國際領空〉，《聯合報》，2011 年 7 月 27 日，版 A2。

良格號航母，²¹並於8月10日至14日進行試航，由於中共在軍備發展上的透明度不足，美國對於中共發展航母的意圖存疑。美國國務院表示希望中共對發展航母的意圖與運用方式正式提出說明；²²美國國防部也指出中共發展航母可能引發區域國家關切北京的長程軍事戰略及目標。²³從美國國務院與國防部的發言可知，美國擔憂中共航母的部署將改變亞太地區的平衡。

隨著軍事現代化的成果逐漸展現，解放軍透過各種場合展現其軍事力量，讓亞太周邊國家憂心忡忡。東亞各國雖然都尋求擴大與中國的貿易，然而各國卻在軍事方面對於中國有所防備，以預防中國為解決領土問題而使用其強大的軍事力量。由於中共的軍事透明度不足，近年來不斷大幅增加軍費開支，已經成為世界軍費第二大國。²⁴美國與東亞國家始終對於中國的戰略意圖感到懷疑，此種對於中國軍事意圖的懷疑，讓東亞各國紛紛採取避險的措施，並向美國表達善意，歡迎美國重返亞洲。英國「國際戰略研究所」（IISS）「2010年戰略調查」（*Strategic Survey 2010*）指出，為對抗中國日漸壯大的勢力，包含印尼、南韓與澳洲等亞洲地區的中型強權國家（middle powers）正努力增強外交與軍事力量。²⁵日本亦於2010年12月針對中國修正防衛大綱。²⁶各國均加強與美國聯繫以因應中國在經濟崛起後的軍事崛起。可以預見中共近期的軍力發展將造成東亞地區新一波軍備與同盟競賽的發展，可能使區域安全陷入新的「安全困境」。

²¹ 中國國防部發言人耿雁生指出，中共目前正在利用一艘廢舊的航母進行改造，用於科研測試和訓練，並透漏正自主培訓艦載機飛行員。中國時報指出這是中共官方首次表態談及中共擁有的航母及用途。參見：〈陸改造舊航母 用於科研訓練〉，《中國時報》，2011年7月28日，版A19。

²² 〈陸發展航母用途 美盼給個說法〉，《青年日報》，2011年8月12日，版5。

²³ 〈美：從航母起降飛機 中共還早〉，《聯合報》，2011年8月12日，版A19。

²⁴ 〈美防長對中國軍事科技進步表關注〉，

http://www.bbc.co.uk/zhongwen/trad/world/2011/01/110109_us_china_military.shtml。

²⁵ 〈全球戰略調查：亞洲中型強國 串聯抗中〉，<http://udn.com/NEWS/main.html>。

²⁶ 〈日本新防衛政策重點針對中國〉，《華爾街日報》，2010年12月17日，

<http://chinese.wsj.com/big5/20101217/bas120450.asp>。

肆、美國國力的虛實

二次大戰後，美國一直扮演著體系穩定者的角色，尤其在冷戰結束之後，更是成為國際體系內惟一的超級強國，其穩定國際安全與金融秩序的作為與影響，但是美國擔任體系穩定者的角色到了歐巴馬總統時期似乎有所改變。金融風暴造成的美國經濟衰退，似乎已影響美國對外政策的決策。歐巴馬總統於 2010 年 5 月 27 日公佈任內第一部「國家安全戰略」，此一戰略可以說是確立了「歐巴馬主義」。²⁷歐巴馬與小布希最大的差異，在於小布希認為捍衛美國的國家利益，不惜採取了「單邊主義」和採取「先發制人戰爭」，但歐巴馬則認為沒有國家可以單獨面對全球性的挑戰，因此為了捍衛美國利益，美國應加強國際的合作。就在同時，持續升高的美國國債卻威脅了美國的領導地位。

美國總統歐巴馬指出，2011 年的美國政府預算赤字就高達 1.65 兆美元，佔 GDP 約 10.9%，是歷史性的新高點，²⁸美國政府與國會卻為了舉債上限問題進行政治惡鬥，讓美國政府瀕臨停擺的地步。至 2011 年 8 月，美國財政部數據顯示該國政府的債務已突破 14.4 兆美元的舉債上限，²⁹美國國會拖延至 8 月 2 日之前才批准提高債務上限，美國政府始得以支付超過 300 億美元的國債利息，將 870 億美元的到期國債贖回，支付 230 億美元的社會福利金，避免政府暫時關門的窘境。³⁰正當各界以為法令通過、違約風險解除時，國際信貸評級機構標準普爾衡量美國政府預算赤字和債務負擔不斷增加的情形，將美國主權國債的評級由

²⁷ 〈歐巴馬首部國安戰略 告別單邊主義〉，《青年日報》，2010 年 5 月 29 日，版 5。

²⁸ 〈美預算赤字 1.65 兆 創歷史新高〉，《中國時報》，2011 年 2 月 15 日，版 A11。

²⁹ 〈美破舉債上限 主權評級被降〉，

<http://paper.wenweipo.com/2011/09/28/ED1109280012.htm>。

³⁰ 〈從華爾街危機到華盛頓危機〉，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doc/1018/5/7/1/101857113.html?coluid=0&kindid=0&docid=101857113&mdate=1004163541>。

AAA 降為 AA+。³¹美林銀行 2011 年 10 月公佈的研究報告指出，倘若美國國會無法制定出一套可信賴的減赤長期計畫，恐導致信評公司調降評等。³²

美國國內政治的惡鬥與龐大的國債，將成為美國國家安全與全球領導地位的重大威脅。因為在國債問題與經濟衰退的同時，美國在面對外交戰略的選擇，必須面對艱困的財政問題，因此很難在做決定時不受到限制。內政問題對於一國外交決策影響，由此可的到明確的印證。繼 2010 年 8 月 31 日宣布結束在伊拉克的戰鬥任務之後，美國總統歐巴馬於 2011 年 10 月決定了美軍在 2011 年底全部撤離伊拉克，正式宣告結束戰爭。歐巴馬原本就反對伊拉克戰爭，競選期間以早日結束伊戰為政見，上任不久即宣布將在 2011 年 8 月 31 日前結束在伊拉克的戰鬥任務。而根據 2008 年布希政府與伊拉克達成的協議，駐伊美軍必須於 2011 年年底全部撤離。³³歐巴馬基本上兌現了承諾，有助於他競選連任。但其背後更深層的意涵，是否顯示美國國力的衰退，不願再承擔與本身利益無關的責任？

自冷戰結束後，美國總統一向以世界領袖自居，但此次面對中東民主革命風潮與伊拉克撤軍問題上，美國的反應令人有進退失據的疑慮，美國國內輿論均質疑美國的領導地位是否已經動搖？華盛頓郵報指出柯林頓利用美國超級強權的地位介入國際事務，布希更是獨斷專行根本不用盟邦，但歐巴馬顯然沒有能力扮演國際事務掌控的角色，而偏好與盟國合作，甚至是讓盟國當領導者，華郵批評歐巴馬表現的不像世界領袖，反而像是虛位元首。³⁴由於伊拉克安全部隊恐無法維持安全，未來伊拉克再陷入教派與種族的衝突，或是倒向伊朗，歐巴馬恐將背負起拋棄伊拉克的罪

³¹ 〈美破舉債上限 主權評級被降〉，
<http://paper.wenweipo.com/2011/09/28/ED1109280012.htm>。

³² 〈美林：減赤計畫若催生失敗 美國恐再度遭調降評等〉，
http://news.cnyes.com/Content/20111024/KDZUF4QDCXZ37.shtml?c=headline_sitehead。

³³ 〈歐巴馬宣布 美軍年底前撤出伊拉克〉，《自由時報》，2011 年 10 月 23 日，版 A1。

³⁴ 〈歐巴馬變老二？英法喊打 美國不主導〉，《聯合報》，2011 年 3 月 21 日，版 A3。

名。歐巴馬宣布美軍自伊拉克全面撤軍的另一個負面效應是盟友對美國承諾的擔心，尤其是情勢膠著的阿富汗。³⁵此外，連孱弱的伊拉克政府都可以強勢拒絕美國的要求，似乎亦意謂著美國權力的衰退。

在面對即將到來的連任競選，歐巴馬的對外政策將受到考驗，媒體分析歐巴馬的連任之路有六項考驗，其中一項即是美國民眾對美國地位低落的質疑。³⁶媒體指出部分美國的選民認為美國作為世界首強的地位正在衰落，需要一位強有力的領導人來重振國威，但歐巴馬讓人覺得在外交舞台上不夠強硬，在未來的美國總統大選之中，共和黨將可輕易攻擊歐巴馬在中東問題上未能承擔全球領袖的責任。由此觀之，美國在經濟實力衰退後，似乎正逐漸喪失國際的領導地位，對於國際秩序穩定承擔的意志及能力均被質疑。研究「霸權穩定論」的學者吉爾平指出，霸權國隨著經濟與軍事實力的分配從中心轉向邊陲和其他地區新興國家，霸權維持這個體系的能力下降，將會喪失管理體系的意志和能力。前國安會秘書長蘇起為文指出，美國兩黨開始嚴重對立甚至惡鬥，彼此杯葛議事。政黨為了自身的黨派利益，不惜犧牲國家利益和美國做為世界超強的地位與形象。蘇起指出，美國今天的問題不在實力，而在心理。³⁷民調發現，美國六成的民眾認為國家正在走下坡；信任聯邦政府作為的只剩兩成；對大企業有信心的也只有兩成，對大學有三成，對醫療體系有三成，對新聞媒體更只剩區區一成四。如果問題短期內沒有改善，美國將空有實力，但缺乏把實力化為影響力的意志及能力。這就會對全球情勢產生衝擊。國際政治學界必須要思考的問題是，一旦美國失去擔任體系穩定者的意志或是喪失霸權地位之後，誰來承當國際秩序穩定的責任？是聯合國還是北約這一類的國際機制，還是將會產生新的霸權國來替代美國？

³⁵ 〈戰爭結束！駐伊美軍年底全撤〉，《中時電子報》，2011年10月23日，
<http://showbiz.chinatimes.com/world/110504/112011102300188.html>。

³⁶ 〈歐巴馬連任路.....6障礙〉，《聯合報》，2011年4月6日，版A13。

³⁷ 蘇起，〈美債風暴與美中台關係〉，
<http://udn.com/NEWS/OPINION/OPI4/6523989.shtml#ixzz1UvJWKABD>。

伍、中國實力增長對東亞體系穩定的影響

事實上，正值美國因金融風暴後陷入無力主導國際秩序的困境、飽受國際議論的同時，中國正逐漸以其日益豐厚的經濟實力為後盾，展現出對國際體系的影響力。中國自實施改革開放以來，經濟不斷成長，在 2009 年成為世界最大出口國，2010 年 GDP 成長至 39 兆 7983 億人民幣，比 2009 年度增長 10.3%。2011 年更超越日本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更有人預測中國有機會在 10 年內成為全球最大經濟體。³⁸這個亞洲新興超級強權，已經把曾經是「中央計畫經濟」轉型成「自由市場經濟」，並提出「融合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在進行改革開放 30 年後，中國正逐漸在國際舞台上成為要角。中國的「和平崛起」代表的意義是對美國政治、經濟、軍事地位和作為全球霸權的重大挑戰。³⁹部分分析家認為，金融風暴後美國正進入一段「受到控制的衰退」時期，而中國在金融風暴之後，經濟成長的復甦程度超越美國與西歐等工業國家，顯示中國的綜合實力正在持續上升。中國崛起正為美國帶來棘手問題，同時美國也認知到中國成為全球經濟強權的日子已經接近。

歷經 2010 年的外交重挫，許多觀察家認為，中共已進行內部檢討，並在外交行為做出調整，此種改變可由近期中共的外交宣示可看出端倪。今（2011）年四月「博鰲論壇」中，中共國家主席胡錦濤宣示「推動共同發展，共建和諧亞洲」；六月初「香格里拉對話」，中共國防部長梁光烈以「促進安全合作，共創美好未來」為題發表演講。似乎顯示中共以「和」為貴，打算重拾「魅力攻勢」。⁴⁰但弔詭的是，在進行外交滅火之時，中共隨即在南海爭端上擺出強硬態度，令南海周邊國家錯愕。中共此種反覆的態度，若不是內部協調出了問題，就是中共慣用的「和戰兩手」策略。但

³⁸ 〈中國 GDP 超越日 躍進全球第 2〉，《中國時報》，2011 年 2 月 15 日，版 A11。

³⁹ 〈全球經濟重心向東移了嗎？〉，《天下雜誌》，第 442 期（2010 年 3 月 10 日），頁 190。

⁴⁰ 陳建源，〈美「中」潛存戒心 缺乏戰略互信條件〉，《青年日報》，2011 年 6 月 30 日，版 7。

無論是哪一種，都已為區域和平穩定投入變數。當中國國防部長梁光烈在「香格里拉對話」中公開訴求追求區域和平穩定目標之際，越南和菲律賓也同時公開抗議，中共船艦對兩國油氣探勘船的騷擾。顯示中共欲藉經濟力量強化對鄰國影響力的目標並未達到，尤其中共不斷擴軍與對爭議領土（海）採取的強勢作為，更已升高這些國家的恐懼。

此種憂慮對區域安全的影響，可由日本公佈的 2011 年度防衛白皮書中看出。日本防衛白皮書指出共軍海空軍在近年的快速現代化，勢必促使中共擴大影響勢力範圍，甚至顯露高壓姿態。此外，白皮書也預期共軍會「擴張海上活動範圍，並在東海、南海和太平洋定期進行海軍活動」，顯示日本對於中共軍事擴張的擔憂。⁴¹同時，這個結果也反射到美國與中共關係，成為兩國關係一大變數。東亞國家有志一同援引美國力量抗衡中共，美國也堅持在海上航行自由權利，兩者一拍即合，再次形成對於中共的軍事圍堵，亦使東亞地區陷入新一波的軍備競賽。事實上，中共近年來致力於發展「反介入」和「區域封鎖」的能力，整合了防空、導彈、巡弋飛彈和潛艦等先進海空軍武器系統，將對亞洲地區的島嶼國家構成威脅。⁴²中共透過各種反介入思維下發展的軍力欲抵銷美軍在亞洲地區的優勢。現階段，中共在網路資訊戰、反衛星作戰、防空武器、反潛武器，以及彈導飛彈的投資，將可能威脅美國在西太平洋展現實力和協助盟友的能力，特別是牽制美國在亞太地區空軍前進基地及航母戰鬥群的行動自由。⁴³

從近期的各種活動跡象分析，解放軍海軍似乎正嘗試著朝遠洋發展。中共首艘航空母艦「瓦良格」號於 2011 年 8 月 10 日起陸續進行多次試航，標誌著中共自此將走上海洋新強權之路。中共如僅以在近海採取「區域拒止」做為海軍的主要戰略思維，以其現有的各類型潛艦與發展中的岸置反艦導彈，就足以嚇阻敵對國家的海軍侵入其勢力範圍，並不需要耗費

⁴¹ 〈日防衛白皮書 憂心中共擴軍威脅〉，《青年日報》，2011 年 8 月 3 日。

⁴² 〈中共軍事現代化的新能量〉，《大陸情勢雙週刊》，第 1590 期（2011 年 1 月 5 日），頁 22。

⁴³ 曾復生，〈美國家情報總監(DNI)對中共的思維〉，<http://www.npf.org.tw/post/3/7909>。

高額經費來發展航母。但是中共似乎無法僅以控制「近海」區域為滿足。中共自 2009 年 7 月起至今已連續數年派遣大型艦隊通過沖繩海域航向第二島鏈海域，進行遠洋活動。這類演訓除代表解放軍海軍遠洋能力的提升外，也顯示其戰略目標已有東向第二島鏈、南向印度洋發展的趨勢。為確保海軍擴大戰略縱深、維護海洋權益的實力，中共現有的海軍艦隊轉型為「遠洋海軍」似乎成為不可避免的趨勢，而航母出海正是印證中共海軍邁向藍水的指標。

權力移轉理論認為當崛起強國實力急遽增強，其經濟實力比主導強國更為快速時，即發生超越的情形。在超越的過程中，挑戰者藉由生產力和政治能力的增強而與主導強國達到均勢時，戰爭的可能性大增。⁴⁴從近年來美國決心將戰略重心從歐洲轉向亞洲，加強對亞洲的軍事部署，並且明示美國在亞太軍事計畫：包括在新加坡部署新的濱海戰鬥艦、與澳洲進行更多聯合軍演、發展「空海一體戰」能力、將觸角延伸到印度洋並未改變等，⁴⁵顯示美國並不打算將亞太地區的影響力拱手讓給中共；也未因尋求與中共合作，而放鬆對中共的「避險」（hedging）措施。⁴⁶這意謂未來亞太安全情勢仍將處於不穩定狀態，此一狀態隨時可能因為特定事件引爆衝突。若以權力移轉理論檢驗中國的崛起，若其總體力量持續的上升，到達可與美國「均勢」之時，則東亞地區將可能會首先發生權力轉移的現象，其中的關鍵因素就在於中國是否有意圖與美國爭奪主導地位。

陸、理論的意涵：競爭或是合作？

權力移轉理論認為金字塔的權力結構是最穩定的，因為國際秩序被主導強權所護衛，其他的國家沒有能力、也沒有意願來改變現狀。這樣的體

⁴⁴ 向駿，前引文，頁 61。

⁴⁵ 〈香格里拉對話後 亞洲沒有改變〉，《蘋果日報》，2011 年 6 月 11 日，版 A30。

⁴⁶ 〈美「中」關係發展影響亞太情勢 我應審慎面對〉，《青年日報》，2011 年 6 月 14 日，版 2。

系如果要出現不穩，可能是在權力分配發生改變，而金字塔結構已無法維持之時。其原因為於第二層的成长國成功拉近她和主導性大國之間的權力差距，並且產生了改變現狀的要求。由於體系的穩定是依靠主導強國的優越實力，那麼當她的實力無法維繫領先地位時，體系的穩定性就受到衝擊。當新興強國挑戰主導性大國的地位時，便可能產生衝突與戰爭。⁴⁷依此一理論分析東亞體系結構之美中關係的互動，有助於理解東亞地區是否已開始進行權力轉移的過程。

如前所述，就東亞區域安全形勢分析，美國與中共似乎都不能滿足於現在的狀態，而在許多的議題上進行競爭，包括南海問題、朝鮮半島核子擴散問題，乃至於台海軍售問題上，雙方仍存在歧見，特別是在南海議題與北韓核子擴散的議題上尚未顯示雙方有進行合作的可能。雖然中共努力改善鄰國對其印象，且近期中共軍事領導人高頻率進行周邊軍事外交，但仍很難扭轉鄰國對「中國威脅」的戒懼。近年來美國決心將戰略重心轉向亞洲，美國前國防部長蓋茲亦在 2011 年「香格里拉對話」中明白表示，軍費縮減不會影響其在亞太地區的軍事存在；此外，美國政府於 2012 年 1 月 5 日公布新的國防戰略中，表示美國雖然面臨預算壓力，但將努力確保其「軍事超強」地位，同時將軍事重心轉向亞太，⁴⁸顯示美國並不打算放棄在亞洲的領導地位，意謂未來亞太安全情勢仍將處於不穩定狀態。

蘭德公司曾提出一份名為 *The United States and a Rising China: Strategic and Military Implications* 的研究報告指出，從中國歷史看來，中國古代一直維持著地區霸權的地位，未來美國將面臨中國的嚴重威脅。⁴⁹該文並指出，美國以往對與中國之外交政策有二個主張，一是接觸，二是遏制，各有限制。比較好的選擇是「第三條路」或稱之「遏制-接觸」（或稱

⁴⁷ 吳玉山，前引文，頁 390。

⁴⁸ 〈美軍公布新軍事戰略 美國總統奧巴馬講話(全文)〉，
http://big5.ce.cn/gate/big5/intl.ce.cn/qjss/201201/06/t20120106_22979694.shtml。

⁴⁹ 胡鞍鋼，《中國戰略構想》（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2 年），頁 324。

「圍合」)，意即保留接觸政策的主要內容，又克服其軟弱無力的缺點。「遏制-接觸」戰略源自於柯林頓政府時期的對中國的政策，亦是後冷戰時期美國因應「中國崛起」的反應。「遏制-接觸」政策一方面繼續努力將中國納入國際秩序，另一方面對中國進行威懾並做好發生衝突的準備。

小布希政府時期與柯林頓政府相同，都認為中國的經濟持續成長對於美國經濟、政治、安全有重大利益，美中之間的政治互動亦趨增加。但小布希政府在執政初期視中國為「戰略競爭者」而非「戰略夥伴關係」，讓二國緊張關係升高。直至南海撞機事件發生，讓小布希認知必須謹慎小心處理北京的關係。隨後發生的 911 事件，讓美國必須要尋求中國在反恐議題的合作。另外在北韓、伊朗核擴散處理的問題上，美國亦需要中國的支持。至此，小布希政府開始調整面對中國的戰略，希望讓中國成為「利益相關者」(stakeholder)，共同維持國際體系的穩定。此一調整基本上還是回到「遏制-接觸」政策的方向。小布希總統於其回憶錄中指出，他希望和中國保持戰略關係的同時，也能推動自由，美國對中外交政策的重點就是在有共同利益之處合作，建立互信後在坦承指出雙方的歧異之處。⁵⁰此時期美國已確認中國是正在迅速崛起的另一個超級大國，是挑戰美國霸主地位的現實威脅。但小布希亦認為中國雖是新興的經濟體，但中國內部的問題將阻止中國追趕美國的腳步，很難在短期內成為與美國匹敵的超級經濟強權。

歐巴馬總統上任後，美國企圖扭轉單極霸權國際形象，對於中國的政策亦強調以合作代替競爭，希望美中二國攜手合作，以因應全球挑戰。⁵¹歐巴馬之前的幾任美國總統在上任之初，對於中國大都是採取敵視與對抗的立場。但是在就職一、二年之後，大都會回復到平穩的軌道之上。歐巴馬政府的中國政策與前任最大不同是改變了這種模式，不但沒有磨合期，甫掌政權即尋求強化與中共關係，並成為首位在就任第一年就拜會中國的美

⁵⁰ 〈布希回憶錄 揭美中交手秘辛〉，《自由時報》，2010年11月10日，版A1。

⁵¹ 〈歐巴馬：盼美中合作 因應全球挑戰〉，《中國時報》，2011年1月6日，A11版。

國總統；為了消除中共對美疑慮，美國向中共提出「戰略再保證」以尋求合作，美國學界甚至創造出「兩國集團」（G2）概念，⁵²意欲建構美、中聯手共管世界的遠景。歐巴馬總統的「國家安全戰略」亦指出美、中應維持「務實而有效的關係」，鼓勵中國對和平安全作出貢獻，⁵³顯示歐巴馬將中國視為合作的對象而不是競爭者。

歐巴馬就任後第一次出訪中國時就指出「我們歡迎中國在世界舞台上扮演越來越重要的作用...。中國不必懼怕其他國家的成功，美國不謀求遏制中國，相反的，一個繁榮的中國崛起，可以是國際社會的力量之源」，這話的重心是美國對中國已放棄了行之已久的遏制政策。但此同時，美國在東北亞地區強化與日本、韓國的軍事同盟關係；提升太平洋地區兵力部署的質量；持續在印度洋扶持印度以遏制中國，說明了美國對於中國仍然沒有完全放下戒心。2011年2月，美國參謀首長聯席會議發表2011年度「國家軍事戰略」，將重點擺在如何因應崛起的中共勢力，及將來將會繼續在東北亞維持堅強軍力。⁵⁴華盛頓郵報指出，這篇24頁的報告清楚說明應對中共的兩種策略，美國希望與崛起的中共加強合作，同時警告中共增強軍力的意圖不明，南海、東海和黃海的情勢也令美方感到不安。讓歐巴馬政府疑惑的是，中國崛起後究竟將走向何方？對於美國的權力與利益造成什麼影響？中國是否是挑戰美國領導地位的下一個對手？

美國的憂心並非杞人憂天，因為隨著越來越接近成為全球經濟強權目標的同時，中國日漸顯現出對於西方國家的不信任與敵意。據華盛頓郵報指出，西方及中國的企業界、學界及政府官員長期以來都以為中國強大繁榮後，會積極接受西方的價值與制度。但以目前中國的強硬立場卻是對此假設構成強烈的挑戰。為何中國對歐巴馬總統採取不同於對柯林頓與布希的態度，而是採取較為強硬的態度？其原因或許是中國當局認為，歐巴馬

⁵² 〈美中關係糾葛 微妙變化牽動彼此戰略選項〉，《青年日報》，2010年3月3日，版2。

⁵³ 〈歐巴馬主義 白宮棄先發制人〉，《聯合報》，2010年5月29日，版A20。

⁵⁴ 〈美發表戰略報告 擬定對中策略〉，《青年日報》，2011年2月10日，版5。

一方面要拉著中國共同解決國際問題，另一方面卻挑戰中國的核心利益來刺激中國。等於是一方面要利用、另一方面卻又要傷害，讓中國無法忍受。另一個可能的原因，是崛起後的中國似乎不願再死守鄧小平「韜光養晦」的原則，⁵⁵逐漸想要在國際上表達自己的看法與意圖。而中國不論是在爭取區主導權或是全球事務上「有所作為」，其最主要的競爭對象就是美國，雙方的衝突自然難以避免。權力轉移理論認為，當強國實力達到主導強國的 80% 就進入均勢，而滿意度是二國是否發生衝突的關鍵。以中國對於美國的諸多不滿而言，二國在國力日漸相當之時，美中二國的爭霸雖不可能立即發生，但已為在未來的爭霸埋下伏筆。而中國日益強大的實力，亦正逐漸影響到美國的決策思維。

此外美中雙方在人民幣匯率問題上的歧見有擴大的趨勢，中國在人民幣升值與美中貿易逆差問題上，強勢面對美國的壓力毫不屈服，甚至揚言要拋售美國國債以抵制美國要求人民幣升值的制裁聲浪。2011年10月，美國參議院通過《2011年貨幣匯率監督改革法案》，要求政府向操控匯率的國家徵收懲罰性關稅。由於該議案針對人民幣匯率的意圖明顯，遭北京強烈批評。⁵⁶該法案在得到參議院批准後，還需要在眾議院獲得通過，並由美國總統歐巴馬簽署後才能成為法律。受到美參議院通過法案影響，人民幣對美元匯率大幅下跌，一度跌停。詢價交易系統數據顯示，人民幣兌美元盤初即在 6.3916 的位置跌停，達到 5% 的日內跌幅上限。⁵⁷人民幣以走貶回應美方的施壓，雙方的金融戰似乎有越演越烈的趨勢。財政部原定於 10 月 15 日提交匯率操縱報告，已決定延遲

⁵⁵ 費城〈外交政策研究所〉亞洲研究部主任戴傑 (Jacques deLisle) 2011年4月16日於華府智庫大西洋理事會舉行的「中國第五代領導人與兩岸關係」研討會表示，以習近平為首的中國第五代領導人上台後，鄧小平外交政策遺訓的第一句「韜光養晦」將走進終點，第二句「有所作為」即將上路。參見：〈美學者：兩岸政治談判難免〉，《聯合報》，2011年4月18日，版 A13。

⁵⁶ 〈美人幣案過首關 恐掀貿易戰〉，<http://news.sina.com.hk/news/9/1/1/2461595/1.html>。

⁵⁷ 〈美通過匯率法案 人民幣對美元一度現跌停〉，<http://news.wenweipo.com/2011/10/13/IN1110130035.htm>。

至 10 月份和 11 月國際經濟會議結束以後才會提交這份報告。⁵⁸白宮遲遲沒有走出這一步，顯示歐巴馬政府尚未決定要與中國在人民幣匯率問題上些出底牌。

美國政府於 2011 年 9 月中旬，宣布同意協助中華民國將現有的 F-16A/B 戰機改裝升級。對此筆近 60 億美元的軍售案，一方面招致北京強烈抗議，而台灣亦不滿意，美國似乎二面不討好，也招來美國政府受制於中國的批評，甚至指出美國拒絕出售 F-16C/D 戰機給台灣，正代表著東亞地區的權力轉移。新「美國安全中心」資深研究員羅伯特·卡普蘭 (Robert Kaplan) 日前在華盛頓郵報撰文，指出美國正備受衰落問題困擾，包括「大蕭條」以來最糟糕的經濟，美國軍事打擊能力可能因大幅削減軍費而難以支撐，還有那些曾經與美國密切合作的阿拉伯國家政權紛紛崩潰，也影響美國的領導地位。然而，從全球權力轉移的最新動向來看，這一切均無法與美國拒售台灣新型 F-16 戰機相提並論，因為這已標誌著中國崛起已足以改變美國的權力地位。在台灣之後，中國更關注的將是南中國海與印度洋，這就是權力轉移。雖然微妙而間接，然而這種趨勢比目前混亂之中的中東更清晰。卡普蘭指出，對美國而言中東不論在經濟還是軍事方面的重要性均無法與東亞相比。台灣的處境將告訴世人美國的承諾是否仍是安全的保證，以及東亞權力轉移未來可能的走向。⁵⁹

奧干斯基認為，當敵對國家或是集團之間的政治、經濟、軍事等綜合國力越接近而呈現均勢的情況時，則國力上升的國家或集團基於對體系的不滿，在權力幾乎與霸權國相當時，將可能產生權力移轉的情形，導致雙方走向戰爭的機會將大幅增加。⁶⁰由美、中雙方之間的戰略競爭與互不信

⁵⁸ 〈美國財政部推遲提交匯率操縱報告〉，
<http://finance.sina.com.hk/news/3/2/1/4171432/1.html>。

⁵⁹ 〈美學者 F16 意味亞洲權力轉移〉，《星島日報》，2011 年 09 月 26 日，
<http://news.singtao.ca/toronto/2011-09-26/taiwan1317026832d3445343.html>。

⁶⁰ Douglas Lemke and Jacek Kugler eds, *Parity and War: Evaluations and Extensions of the War Ledger* (Ann H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6), pp.287-312.

任，預示亞太未來可能不會太平。就理論的意涵上來說，美國意在維持唯一的全球超強的領導地位，但由於金融海嘯的衝擊國力暫時下滑，必須要採取較為柔軟的態度面對中共，並鼓勵中國承擔國際的責任，在許多國際議題上尋求與中國的合作，以提高中國的滿意度。但這是基於客觀情勢的分析所採取的權宜措施，從歐巴馬總統在公布美國 2012 年的國防戰略報告時強調「我們已經恢復了美國的全球領導地位」可知，⁶¹美國從未放棄主導國際權力的思維。而中國本身對於究竟要維持「韜光養晦」或是開始「有所作為」，至今其政界與學界的看法似乎並未一致，更遑論是否有能力「超越」美國，爭取國際領導地位。但中共軍方對於主權問題的強勢態度，亦讓東亞國家警覺中共軍力的逐漸強大，而產生中國究竟是友是敵的矛盾。短期看來，中國對自己本身力量的運用尚在摸索階段，要挑戰美國的全球霸主地位，可能尚需要一些時間，況且中國的意圖為何尚無法清楚得知。但在東亞地區中國挑戰美國領導地位的意味濃厚，或是說中國正試圖排除美國在東亞的影響力。此一企圖衝擊到美國在東亞的戰略利益，雙方未來在台海與南海爭議及朝鮮半島核擴散議題的處理上，恐怕仍難以達成共識，也就是雙方對於目前在東亞地區權力地位均不滿意的情況下，已為衝突埋下伏筆，其差別只是此種衝突以何種型態發生而已。

柒、結論

希臘歷史學家休西提比斯（Thucydides）於 2500 年前寫道，伯羅奔尼撒戰爭發生的根本原因就是雅典權力的成長與當時的強權斯巴達因此所產生的不安。此一假設的重點在於，國際衝突最可能發生的時間是當全球與區域的權力平衡發生改變的時候。中國正取得強大的經濟權力，並將之轉化為現代化軍事力量及區域政治的影響力，而中國的這些努力可能影響

⁶¹ 〈美軍公布新軍事戰略 美國總統奧巴馬講話(全文)〉，前引文。

美國的利益。一個崛起的中國似乎無可避免的將對美國構成挑戰，但是雙方否會釀成一個對美國和中國及東亞地區產生傷害的衝突呢？

誠如美國新任國防部長潘內達 (Leon Panetta) 出席聯邦參議院軍事委員會提名聽證會時表示，為確保亞太地區安全，美國須關注中國大陸軍隊現代化，也必須持續出現在太平洋區域。無論是美國或中共，處理當前美中關係確實面臨許多矛盾，而缺乏互信的原因，在於美中雖然都認同戰略互信的重要，但是彼此在亞洲沒有整體而一致的共同利益，故在雙方交往發展過程中，無法提供避免強權競合關係中所需的信任保證。不可否認，美國與中共的關係，自 2010 年東協區域論壇的國防部長會議，到美中恢復軍事交流、中共總參謀長陳炳德訪美，已有顯著改善。但事實上，無論是暗潮洶湧的南海情勢或是朝核危機，均顯示東亞安全環境的脆弱性與不可預測性。因此，在東亞地區尚未出現正式安全機制之前，所有的潛伏衝突都可能因誤判或者失控，導致區域秩序的破壞，此一可能性因為美中關係的不穩定而變得更加複雜。

美、中這二個可稱之為「現狀霸權」與「崛起強國」個國家，其互動應是同時蘊含「合作」與「競爭」的雙重意涵，例如美國希望中國在全球事務處理上，不要扮演掣肘的角色，因此期盼能與中國進行「合作」；而涉及全球權力競賽的方面，美國不願見到中國國力快速提昇，危及美國獨霸全球的超強地位，而採取「競爭」的策略，因此美、中關係應該是在「合作與競爭」之間擺盪。美國對中國的政策從遏制到接觸（或稱圍堵到交往）再到「遏制-接觸」並重，隨著中國力量的改變而不斷的在改變，雙邊的競合關係是否將隨二國實力的消長而有變化？中國是否真的將挑戰美國成為本世紀的霸權國？美國是否真的放棄對中國的遏制戰略？未來二個國家是競爭亦或合作，還是保持競爭與合作，將是國際體系穩定的關鍵因素，必須要持續的觀察。但短期內美中二國保持鬥而不破的局面，持續維持競爭與合作態勢的情況，暫時將不會改變。